



大国冲突的逻辑

中美之间如何避免战争

[英] 克里斯托弗·科克尔 著 卿松竹 译



新华出版社

大国冲突的逻辑

中美之间如何避免战争

[英] 克里斯托弗·科克尔 著 卿松竹 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国冲突的逻辑：中美之间如何避免战争 / (英) 科克尔著；卿松竹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12

书名原文：The Improbable Wa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Logic of Great Power Conflict

ISBN 978-7-5166-2268-1

I. ①大… II. ①科…②卿… III. ①中美关系—研究 IV. ①D822.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7210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5-6255

The Improbable Wa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Logic of Great Power Conflict
First published in 2015 by C. Hurst & Co. Publishers Ltd.
Copyright © Christopher Coker 2015
简体中文出版版权归新华出版社

大国冲突的逻辑：中美之间如何避免战争

作者：[英] 克里斯托弗·科克尔 译者：卿松竹

出版人：张百新 责任编辑：张敬

责任印制：廖成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100040

网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刷：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45mm×210mm

印张：7.25

字数：150千字

版次：2016年1月第一版

印次：2016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66-2268-1

定价：39.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神看到未来的事情，凡人看到眼前的事情，智者看到即将发生的事情。

——菲洛斯特拉托斯 (Philostratus)

我们意识不到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命运。

——卡尔·荣格 (Carl Jung)

如果麻烦将在你最意想不到之时出现，那或许你就应时时戒备。

——考麦克·麦克西 (Cormac McCarthy)

序 言

本书并不预言中美之间即将爆发战争，即便有所尝试，考虑到政治学家在预测未来方面向来成绩不佳，如此臆测实难令人信服。事实很简单，人类并不擅长对那些最接近我们自身直觉和经验的领域进行预测。人类只有在观察那些远离日常生活的领域时才最有把握，例如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或遥远天体的运动。科学试图发现表象之下的规律和共性，即各种“定律”和“守恒”，各种“常量”和“原理”：这些模式使人能够作出可靠的预测。结果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定律迄今很难被证明是可靠的。人类社会太复杂了。

政治现象会随时间而演变和分化，因此在政治学领域作出精准的预测尤其困难。尽管我们有可能确认革命环境和战争环境，但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曾主张的那样，革命环境并不总是导致革命发生，战争环境也并不总是以战争结束。政治家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经济周期逆转政治命运；民族主义情绪在出人意料之时爆发；或许最重要的是，人类是任性的，容易冲动行事。

这并不是说政治在本质上不可预测。为国家行为甚至政治家行为创建模型是可行的。有些时候人们的行为具有可预见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开展行为分析，但人们的行为并非每时每刻都具有可预见性。与知道故事如何结局的历史学家不同，政治学家并不具备这样的有利条件，他们唯一的指南就是逻辑规则，也就是对人类行为进行长期观察后发现的模式和规律。政治学家正是利用这些逻辑规则来帮助政治家预见具体的事件。其中最重要的趋势涉及战争的可能性，无论这样的前景在某个特定时间点上看起来有多么“不大可能”。

在很多人看来，大国战争再次爆发纯属天方夜谭，而且中美两国的政府和军队高官也持有这种观点。当我告诉我的同事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回应。几乎我们所有人都倾向于这种观点，或许在西方尤其如此，但在亚洲也一样——尽管那里有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当我对这种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提出质疑时，我才认识到它既根植于一段时间以来我和我的同事相互提及的元叙事^{*}，也根植于国际关系的主流范式——根据这种范式，和平有利于积累财富。这种理论在自由派思想中根深蒂固。

然而，尽管中国和美国都强调大国战争匪夷所思，但两国仍然在为此作准备，尤其是现在，全球反恐战争似乎失去了 21 世纪主

^{*} 元叙事 (meta-narrative) 指的是完整解释，即对历史的意义、经历和知识的叙述。它通过预期实现，对一个主导思想赋予社会合法性。——编注

要冲突的地位。尽管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说，“9·11”事件打开了“一扇通往未来的窗”，但明天的历史学家更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9·11”事件不过是20世纪的尾声，而不是21世纪的开场曲。一些政治分析家早就认为1979年是真正的转折点——在那一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伊斯兰主义从此兴起。同样在1979年，中国向世界开放市场，崛起之势不可阻挡，这个国家很快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自1880年以来美国一直占据这一地位）。

如果世界最大的两个军事和经济强国展开对抗，那么会不会再次爆发世界大战？马克·吐温（Mark Twain）说，历史从不重演，但有其自身规律，而这也正是本书的主旨。本书旨在确定一种在大国关系中和对抗时期内反复出现的逻辑。有关大国不再走向战争的说法或许已成为不言而喻的道理，然而战争具有某种不因时间而改变的逻辑，即便这种逻辑只能算是某种“经验之谈”。对于大国战争已经过时的乐观言论，我们应该时刻保持警惕。的确，正如历史学家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指出的那样，“在过去两个世纪，唯一比预测战争结束还常见的就是战争本身了”。

挑战传统思维、提出不同问题并给出新答案正是学者的职责所在。就此而言，大国对抗和冲突的历史具有显而易见的价值，因为它让我们理解大国领导人在局势紧张时期握有哪些选择。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并不是对未来的深刻认识，而是基于当前的一种可能性，而作为一种可能性，它就还没到不可避免的地步。

关于逻辑

让我举一个大国冲突逻辑的例子，具体地说，这是一个战略学逻辑的例子。“战略学看似自相矛盾的逻辑与日常生活的逻辑相反，与一切对智慧的通常定义都相反……只有你理解辩证法的时候它才讲得通。如果你想要和平，你就去备战。如果你求战若渴，你就解除自己的武装，战争很快就会找上门。”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的前提正是著名的“奥卡姆的剃刀”^{*}理论的例证：最简单的解释是最可信的。这种理论并不新鲜，勒特韦克是在引用一句古罗马格言：si vis pacem para bellum（想要和平，就去备战）。尽管这句格言在历史上被多次证实，但这并不能使其成为科学的准则。简单性原则只告诉我们应该先沿着哪条思路展开探讨，但并没有告诉我们哪些解释就一定是正确的。的确，符合逻辑的解释常常是简洁明了的。但有时并非如此。不去备战的国家并非总是遭到攻击。如果所谓逻辑就是能让我们在人类活动中找到某种一致性，那么这并不要求人类时时刻刻都必须保持一致。

一个以战争内在逻辑为基础的论证要想成立，就必须能从其前

* “奥卡姆的剃刀”是由英国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约1287—1347年）提出的一种解决问题的原则。这个原则一般被概述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根据这一原则，如果不同的假说在预测或解释同一件事情上具有相同的效力，那么最简单的、需要最少前提的那种假说最为可信。——译注

提合理地推导出一个结论。本书探讨了有关大国竞争的多个前提，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些前提必然推导出战争爆发的结论。要理解某种逻辑就需要用演绎法——判断从给定前提中能推出哪些结论，还需要归纳法——在这些前提之外总结出新的东西。这些都依赖于我们的演绎能力和归纳能力，而这两种能力或许远不及我们的想象力强大。

此外，我们并不是天生遵循逻辑的物种。即便人们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他们也并不总是采取相应的行动，而历史学家常常说这种不作为才是正确的作为。善于推理或许能帮助我们演绎出自身行动所产生的符合逻辑的后果。然而，并不能以此断定一国必将接受另一国的挑战，或者一国必然不愿接受对手以智谋取胜。在某些情况下，失败甚至可以被视为胜利。正如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认为的，对于按照逻辑得出的结论，我们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而这恰恰证明了对逻辑的掌握。

维特根斯坦还坚持认为，逻辑的局限性就是世界的局限性。换言之，逻辑的局限性决定了什么是可能的。然而，我们确认的行为模式并非真正的规则。它们是规律，知晓这些规律不必然帮助你在生活中取得成功。尽管如此，不承认这些规律几乎总会造成严重后果。如果你意识到事件的逻辑，那么至少这个世界在你看来会有所不同。你会发现，你并非生活在一个毫无确定性的宇宙中，万事万物并非只能用偶然或者人类的冲动来解释。这个世界有很多需要了解的东西，这种了解会让你变得更强大。它能帮助你避免被那些理

解能力胜于你的人利用。

在本书中，我将找到我认为大国走向战争并常常陷入无法避免的冲突循环的主要原因。我将考察大国误读历史的常见方式以及从中应该吸取的教训；诉诸战争极少是非理性的选择，但它可能是不合理的，而理解两者的区别非常关键。我将考察大国竞争的逻辑，尤其是当一个崛起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時候，后者守护现有体系规则的能力或许不及以往。我将考察战略学的逻辑；必须打造一个令人信服的战略叙事，并且以足够的智慧精心制订一个体现这种智慧的战略。我还将讨论战争如何具有自己的逻辑；它的确是多变的，因而会产生多种可能。正当你认为战争已经演化至尾声的时候，它会来一个出其不意——又找到了新的演化方向。

本书不应该与那些预言战争的虚构和非虚构著作归为一类，例如 H·G·韦尔斯 (H. G. Wells) 的《空中战争》(*War in the Air*, 1908) 或者乔治·弗里德曼 (George Friedman) 的《下一次美日战争》(*The Coming War with Japan*, 1990)。《空中战争》虚构了一个东亚联盟（中国和日本）与美国一决胜负的故事，而《下一次美日战争》出版之时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才刚刚开始。如果中美之间将爆发战争的话，那么我估计这在可预期的未来就会发生，但这场战争被避免也是完全可能的。一切可能都取决于这两个大国是否认识到大国冲突的内在逻辑。

对好奇者的警告

在此处发布一个免责声明是很重要的。我是一个政治学家，不是汉学家。我提出的任何专家意见都是通过常用的学术方法取得的。我从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中借用了一些观点，并将它们融入我个人的论证之中。我也不是历史学家。如果我正确使用了历史类比，那也是受到他人的视野和思想的启发。

本书从一个战争现象学家的角度审视有关中美可能爆发冲突的主流论述，旨在寻找大国冲突的逻辑并考察这样一种逻辑是否适用于中美关系。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曾说：“我在金融领域的成功与我预测事件的能力极不相称……即便是对金融市场进行预测，我的成绩也谈不上突出；最恰当的说法是，我的理论框架让我能够在事件的进展中理解它的重要性。”关于预测未来的各种理论，值得一提的恐怕只有这个——而这很可能是我们可以期待的最好结果。

主观倾向在所难免，我基本上是站在美国这一边的。我曾尝试对中国公平一些，公正对待中国对美国提出的、我认为是正当合理的批评。我也要批评美国大多数战略思维的低劣，以及美国常常不惜损害自身国家利益、一味追求自由国际主义（或干涉主义）的狭隘做法。

然而，考虑到竞争的逻辑，我深信，中国对世界和平构成的威胁大于美国，美国是维持现状的大国，从本能上讲它并不一定是好战的，尽管它可能经常导致战争和冲突。中国却并非如此。事实已经证明，民族主义是中国政治中一股危险的力量。或许中国崛起最

令人感到不安的一个方面就是其“近乎病态的赶超西方的需要”。尽管战争并非总是野心或者恶意的产物，但它常常是判断错误的结果。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计划事与愿违，或者图谋因偶然因素被挫败。如果寻常/不寻常的外部因素——无法列入考量范围的事件或者人物——也被考虑在内的话，那就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政治和战争常常毫无逻辑。

本书针对大国冲突的本质以及中美未来交战的前景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例如，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我们能找到的似乎最合理的历史类比中应该吸取哪些教训？吸取错误的经验教训将落入哪些陷阱？对于像“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观念，我们应该给予多大重视？国家例外主义是不是冲突的引擎？尊严和名声还会刺激人们相互争辩吗？如果大战略包括社交智慧，那么中美两国有多大智慧？两国在制定各自的国家战略时会遵循某种特定的逻辑吗？两国的努力是为了避免战争，还是为了一旦战争爆发自己将处于优势地位？

本书需要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样一场战争很可能以何种形式发生。在小说《时间的尽头》(*Toward the End of Time*, 1997)中，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描述了2020年的中美战争：

站在令人目眩的四叶形立交桥上回看这座城市的轮廓，我们看到那些蓝色玻璃的后现代大厦在战后的荒芜中黯然失色，那些嶙峋的建筑的底部已染上斑斑锈迹，它们惨遭遗弃，因为对我们这个衰败不堪、老态龙钟的世界来说，这样的建筑太过靡费了。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内心充满恐惧的中产阶级白人男子。他认为 21 世纪早期是一个“饱受创伤、复仇心切的时代”。这场战争主要由一群“受过高度训练的年轻男女”来指挥，“他们坐在安全的密室中观看三维计算机图像”。每个人都曾想象过，如果真要打这样一场战争，那么它肯定是由坐在密室中的大量操作人员来操控的，他们向计算机输入密码和指令，在计算机屏幕上，人只会显示为风格化的图标、颜色条或者不断运动的网络流。正是这些受过高度训练、坐在屏幕前的年轻男女最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中下一场大国战争的主角。

在后面的一个章节中我将考察这样一个问题，两个热核大国相互交战在常人看来不可思议，但真的是这样吗？网络空间的冲突与传统冲突相比是非动能的，但那仍然是一场战争。的确，诺厄·费尔德曼（Noah Feldman）提出“凉战”^{*}的概念，这种战争“比冷战暖一些，因为它似乎意味着几乎不停歇地采取进攻性措施，尽管称不上真正的战争，但通过侵犯主权和渗透防御，不断地尝试破坏或削弱对手，或者占据优势地位”。一个切中要害的问题是，这种凉战的热平衡能维持多久。

^{*} 相关著作《凉战——全球竞争的未来》已由新华出版社于 2014 年引进出版。——编注

撬动历史

展望未来犹如雾里看花。往事可顾而不可塑，未来可塑而不可顾。人类是一个向前看的物种，更偏爱未来，但这种偏爱并不允许抛开历史对未来任意想象，正如《爱丽丝镜中奇遇记》（*Alice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1871）里白棋女王所说，“这是一种可怜的回忆，因为它只能忆及过往”。不理解这个事实就无法研究历史。过去的人们无法看到未来，后见之明所看到的事情是当时的人们所看不到的。有些事情常常看起来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质疑当时的人们为何就看不出来。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是在告诉我们，超前思维有助于克服后见之明的偏见。我们以为我们比祖先知道得多。我们利用历史的优势（透过爱丽丝的镜子）看待事件。我们解读事件时并未思考该事件之前的事件，而是之后的事件。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有些人认为他们善于评价过去，因而自认为也善于预测未来，这种倾向实不可取。

当人们仔细思考中美之间这场不大可能发生的冲突时，最常被拿来作类比的的就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查尔斯·埃莫森（Charles Emmerson）写道：“在很多方面，一战前夕的世界看起来并不像一个世纪以前的世界，反而更像今天的世界，犹如在历史长河中发生了奇异的折射。这种看法让我们很难不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奇怪感觉，就像把一个世纪压缩成一眨眼的瞬间。”一战前夕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最明显的共同点之一就是如此多的顶级思想

家都感到大国冲突不大可能发生。

关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的争论从未停止。基本共识是列强与其说是昏昏沉沉地误入战争，不如说是跌跌撞撞地陷入战争，部分原因在于它们认为这样一场战争不大可能爆发。在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中，奥匈帝国和俄国都在共同边界附近调动部分军队。时任德国外交部长的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Alfred von Kiderlen-Wachter）当年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虚张声势，都是虚张声势。除非有人愚蠢至极，做过了头，以至于无法收手，否则战争不会爆发。我确实认为当今政坛还没有谁会这么蠢。”几年以前，一位英军准将曾被问道：“是不是只有当政治家愚蠢到难以置信时才能点燃欧洲的战火？”他回答说：“你马上就将见识什么叫愚蠢到难以置信。”

这场战争带给人们的一个教训就是列强的领袖们最终冒了太多的风险，因为他们天真地认为大国冲突不大可能发生。“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杰克·贝蒂（Jack Beatty）将有关战争起源的看法分为三种——可以避免、不大可能和不可避免。只有当政治领袖竭尽所能阻止战争的时候，战争才“可以避免”。他们并未这样做，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太低。考虑到欧洲政治具有火药桶的特性，要想让这块儿大陆保持和平，必须具有非凡的危机管理技能。只有当他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战争才“不大可能”。因此可以推知，战争基本“不可避免”，因为这些政治家并没有认真考虑战争爆发的前景。

历史学家永远不会就一战爆发的原因达成“最终”一致。一些人主张战争源自政治上的误判，而另一些人将战争归因于同盟国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冒险之举。然而，所有这些解释都以这样一个因素为基础，即各方政治家都得出战争不大可能发生的结论，结果导致他们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阻止它。

今天的世界面临重蹈覆辙的风险，因为我们在重复 1914 年时我们对自己说过的话。对大国冲突前景的普遍懈怠基本和当年一样，认为国家间战争几乎“绝迹”或者“过时”的错误的自由主义假设也和当年别无二致。正是这种思想有可能在近期导致冲突的爆发。理性行为体模型的信徒凭借对世界的粗浅理解认为国家间战争不会爆发，而经济学家和全球主义者则认为“距离已经消失”，因为全球主义已经战胜了地理。本书正是要打破这些人对国家间战争的看法。历史并没有表明我们正处于一个道德不断提高、进步越来越大的过程。几个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更像是一个在治世与乱世之间、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不停摇晃的钟摆，而这个钟摆未来可能再次摆动。

历史类比并不考察全部历史经验，任何规则总会有例外，但我们也只能做到类比这一步。当有人警告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在越南的行动暗藏危险的时候，他回答说：“我没工夫跟你扯历史。”不幸的是，如果我们想避免犯下前人的错误，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他那样的豪气。

目 录

序 言//1

历史并没有表明我们正处于一个道德不断提高、进步越来越大的过程。几个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更像是一个在治世与乱世之间、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不停摇晃的钟摆，而这个钟摆未来可能再次摆动。

第1章 历史类比和历史的逻辑//1

在某些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世界比今天更加相互依赖。如果一个大国认为一旦正确的时机出现，它就有机会取得成功，那么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就不会阻止战争爆发。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诉诸战争并不合理，但它并不一定是非理性的。

第2章 占支配地位的冲突和大国冲突的逻辑//37

如果占支配地位的大国决心维护的规则不仅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冲突，而且与中国自身的雄心和欲望也相互冲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即便不一定是修正主义的）是否愿意无限期地受制于这些规则就有待商榷了。